生生篇

下經二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五陽決一陰勢之易者無如夬然防乎其防不以易處之者亦莫如夬先言剛決柔立君子之義繼言柔乘剛聲小人之罪執義則罪必正治罪則義益行矣

乎號有厲重有厲字君子固無時不戒懼然不以君子之勢既集而忘戒懼也觀彖傳合解可見然欲決小人必先自決其私不然者我以彼爲小人彼亦以我爲小人我欲以力勝彼彼亦以力角我吾見其意則執吾之瑕而間我吾見其迹則乘吾之釁而攻我其何利之有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惟念念克治事事克治使在我無毫髮之疵在彼無可動之間而不屑屑然與小人爭勝負方爲利也葢急於治人則不暇於自治急於自勝則何暇於勝人天下未有不勝

吾身之邪而能勝人之邪者也剛長乃終雖自世道言亦由吾自治中來吾身一純乾則天理用事人欲全消而吾身之能事始畢世道一純乾則君子用事小人盡退而天下之能事始畢葢必吾身剛長而後世道剛長必吾身之德成始而成終然後天下之功成始而成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施祿居德之君子即以剛決柔之君子也君子之澤一有所壅於下則其類未合故必施祿及下三德者

祿之以大夫六德者祿之以諸侯即一事一行之善亦皆得以食祿公家凡以厚君子之交而集其勢也忌如忌憚之忌君子之德一無所檢於上則其釁易起故必有所忌憚檢束之而不使其佚隄防之而不使其縱凡以嚴於自治而使小人無所乘其隙也即孚號告自邑之意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決小人者要潛其機勿露其迹三壯于頄則是未決

而先露使小人得以窺其淺深不容害戕㓙之道也陰陽和爲雨君子夬夬獨行遇雨只是決而和耳若濡者遇雨之迹也有慍者衆人之心也若曰君子則必知君子之心何慍之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牽羊悔亡當以大壯卦推之羊性剛喜觸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又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至喪羊則亡其剛矣四之居不安行不進得無與不能退不

能遂者類乎故曰牽羊固不恣其觸藩之習亦不至于喪羊之易惟牽而制之馴其剛心而抑其猛氣斯可以无悔矣

總論

易之慮君子也至矣夫以五陽去一陰自恒情觀之特一反掌間而聖人顧欲揚庭以聲其義孚號以固其黨操之以危以防其釁治之於内以清其源何其念之深圖之遠哉葢小人之易惑也如美色淫聲其難去也如城狐社鼠而其機械巧設能伺君子之隙

而動也又如罔兩之不可測度苟非覺之使不吾疾防之使不吾乘其有不罹於彀中者鮮矣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者也元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也不知孚號之義者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頄之凶産祿猶在罔防暮夜之戒非有厲也何進徵卓紹之羣而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温之援而竟以啟災皆即戎而非自邑也故其決之而不勝也則禍集於君子決之而勝也則禍貽於國家亦何賴於此哉夫惟極治之世抑孔壬於未形故莧陸不生化廢

頑於並生故暮莪不起筴之上也不然寧爲羣羊毋爲壯趾寧爲遇兩毋爲次且此溫太眞狄梁公所以處權宜之間而卒成大事也噫此所謂决而和者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造化之運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聖人於一陽之生名之曰復若其固有而還之幸其來也於一陰之

生名之曰姤若其不當遇而遇之惡其進也女壯還
依程子壯盛之說爲是男陽女陰君子陽小人陰女
以漸而壯則必至於抗陽矣小人以漸而盛則必至
於害君子矣然小人之易昵也如女色之易惑然爲
君子者一不自覺而惑於甘悅之詞至與之相爲比
周則奸壬得志噬臍無及是豈可與之長處哉勿用
取女之戒嚴之也天地相遇四句是聖人斡運宇宙
維持世道之盛心也葢以陰陽之淑慝言則天下不
可一日有者此遇也以陰陽之相須言天下不可一

日無者此遇也姤於時爲夏至是氣動於地而上交乎天正萬物相見之會也造化不能一日而無陰況於世道乎惟顧其主張世道者何如耳九五剛遇中正剛則天德用事而中正則有以善用其剛者不激不阿無偏無黨君子之道沛然大行於天下而天地之運且恃之以不毀矣茲其遇也不亦大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繫于金柅非戒小人也戒君子也君子遇小人最要

立得定守得定吾確然自守而不輕舉妄動則得持
身之正而杜奸邪之隙吉道也不自守而妄發以挑
釁凶矣羸豕孚蹢躅言小人必盛之勢見金柅之所
以吉而攸往之所以凶也柔道牽言小人陰柔之性
勢必相牽相引延蔓而不可已此所以繫于金柅也
以進訓牽非是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有魚重一包字君子遇小人自已要竪立得定於
人又要包容古之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往往君子激

之也二曰包有魚則不視小人爲異類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旣不邇之使近亦不激之使無所容其何咎焉然謂之曰包如天地之包萬物然非與之相爲賓主也若以爲賓幾於抗主非包有魚之義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姤以一陰遇五陽三亦與初遇者然以剛居剛則豈甘心與初遇者故論其心固不安坐以墮其術論其勢亦不能大行以制其機惟惕惕危厲庶可以无咎

耳行未牽與柔道牽相應九三雖不得遂其行然必不與小人同事終不爲柔道所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四與初遇者然其質本剛則乏包荒之量而輕於絶人之過與二之包有魚相反矣初以柔居下如虞之庶頑周之頑民宜容而化之不宜遠之也故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含垢天之道也二包之而无咎四遠之而取凶亦其宜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

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包字以防字解之非也五曰以杞包瓜即二之包有魚安在其防之耶夫包荒之量未弘則聰明才智未免衒之於外包荒之量既弘則美在其中而無事於表暴矣斯時也舉天下之小人惟君子之所左右耶可使正亂可使治而挽回世道造化之權在我矣非有隕自天乎

治小人如治盜然治盜者予之田里以安其生嚴之刑罰以絶其黨故夬曰遇雨姤曰包瓜此安之之道

也夬曰夬夬姤曰勿用此絶之之道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九五含章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姤角如夬之壯頄幾于淺露矣故窮而吝然儒者有云吾人當學子路此上九无咎之義也

總論

昔人謂陽一陰二是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以柔遇剛甚無樂乎有此遇也夫遇豈可一日無顧其遇之何如耳以陰陽之流行觀之復

爲天根陽合陰也姤爲月窟陰合陽也不有天根孰爲之顯不有月窟孰爲之藏如陽不遇陰陰不遇陽即天地亦無以成咸章之化而況於世道哉聖人之心天地而已謂陰之可與長而不抑之固非也謂陰之可終絕而使之不遇亦非也女不可使之壯豕不可使之蹢躅何其峻也魚可包也瓜可包也何其宏也凜凜然有履霜堅冰之防而休休然有納汚藏垢之量茲遇也不亦謂之善遇乎兠工比周庶頑殄行三監不靖殷士怙寵豈不駸駸乎蹢躅之漸而侯明

撻記引以並生敷告要四毖于式訓未嘗引繩而批
根之也春秋諸國下凌上替孰不謂其可以無遇然
而孔子于七十二君何國不遇陽貨可見公山佛肸
可往何人不遇未嘗巳甚而絕之也聖人凡以化之
于包容之中而潛消其不典之慮使天下之小人盡
爲君子亦如品物之並生於天地闓而後快也故曰
聖人之心天地而巳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王假有廟假格也王者仁孝其精神與祖考相爲感格故曰孝享如但曰至於太廟淺矣昌言乎利見大人也萃之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其雲龍風虎之會乎然其聚也以意氣而不以笑貌以道義而不爲唯諾斯爲精神之昇而已昌言乎順天命也傳曰天命之謂性孝親忠君皆性也又曰帝天之命主於人心

尊尊親親皆人心之不容已者也用大牲以將假廟之孝事親如事天也攸往以達利貞之守事君如事天也人心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也極而言之人與天地萬物總是一個精神吾之精神不聚則天自天地自地我自我萬物自萬物判然其不相屬吾之精神既聚則天與我一地與我一萬物與我一絪緼化醇之景象不在造化而在我心矣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萃之時任武不可忘武亦不可故曰除戎器儆武也其櫜弓歸馬之風乎曰戒不虞不忘武也其重門擊柝之備乎朱子以除爲修治竊所未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以引吉爲引二陰尚似牽强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二五剛中而應如一體之相須然顧五有匪孚之悔君道未光必引之當道而後於臣職爲無忝也然臣之引君豈在口舌間哉惟積誠以

感動之則不事虛文而一德一心有驩然相得者所以引吉无咎也中未變由居卦之中來固所以爲孚也凡人之心孚則不變不孚則多爲物所遷孚則光不孚則多爲物所蔽二孚故云未變五匪孚故云未光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五中正何以匪孚以說字累也五居說體或者粉飾徒工而實意不足便是君道未光處元永貞者反而

求諸本心也乾元坤元只是一個生生之心而人得之以生此時也一眞爲主物感未交正有孚之本體也人惟求此眞心而常永貞固以守之則表裏始終渾然如一而匪孚之悔可亡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居説之極處萃之終人皆以爲宴安無虞不知說而忘懼懼斯至矣安而忘危危斯至矣惟齎咨涕洟不自安於上則不虞有戒而可无咎

總論

夫人之情貴聚不貴散夫人之聚貴正不貴邪今夫一家不聚則第閫胡貉矣朝廷不聚則君臣市心矣天下不聚則輦轂與戎矣如此乎聚之不可以已也顧正而聚者附離之情堅於膠漆約束之固信於韋符不正而聚者則朋黨比周遊勒結轍如榛莽之纏束一或利盡而爭爭而散則嚆矢相籍鏌鋣相推不覺狼奔鳥竄矣三之嗟如散而不知聚者也初之乃亂聚而不知正者也嗟夫孰知不正之害尤甚於不聚也哉聖人知其然是故元永貞固非虛文也引吉

用禴非外飾也事求大吉非任數也齎咨涕洟非宴安也此上下之間所以交相萃而成雍熙太和之治者也不然寧爲踽踽無爲闇然之媚寧爲避世無入招權之門人之非笑有所弗恤已之齎咨有所弗辭盍曰吾得潔其身而不亂於小人之羣足矣噫天下不幸而無大同之風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哉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升字是吾人學問進進不已所謂積小以高大也柔以時升在卦體上取坤巽俱柔也由一陰之巽升而至於三陰之坤必因時而進不容凌躐者盖剛躁之心勝則急迫之弊日滋柔順之心勝則從容之意常存此之謂柔以時升也巽而順者內有深入之思而外有從容涵泳之象勿忘勿助俟其時也而學問日升矣剛中而應者下有良臣上有明君喜起交孚遇其時也而賢才日升矣君子處此有不大亨哉利見大人南征總是一事利見大人得君也南征行道也

得君固將以行道也當升之時君固慶於得臣而臣亦在慶於得君既慶矣安用恤之南明也征行也上輔明君而嚮明出治世道之升于大猷可必也君子之志在天下國家此志未行安得謂之有慶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順德不必作慎字積小高大全在順字得力不順則未能其卑而遽驚於高未能其小而遽荒於大始而凌躐終而扞格皆不順之害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順則何鑿之有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順

其序也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順其機也至於發皆中節天地位萬物育亦此大順之極耳故曰柔以時升柔即順也非順何以能升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升虛邑是積小高大地位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處於世之中而志於世之外渾然一太虛境界也顔之若虛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即此心而已人有疑心便有所礙而不虛升虛邑則空空洞洞原無一物何疑之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一爻當以程傳之說爲是六四近君也上有貞吉升階之主下有三爻合志之賢如僭以逼上矜以鉅賢其何能升哉四以柔居柔上順乎君下順乎多士之助文王所以亨於岐山者用此道耳此語與隨雖同然其義各有所主不必拘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之貞是從學問中來階即階級有次第而升者所

謂積小以高大也有循序漸進之天德便可以語必世後仁之王道故曰大得志

總論

升之言進也積小高大之謂也人之一身不日進則日退而君子之心欲其進不欲其退誰肯安丘垤之卑而志泰岱之尊畏登天之苦而甘土壤之賤耶然士之品固有三矣上古賓興之制升於司徒升於司馬升於樂正至由士而大夫而卿而公皆升也而非所重也霸之進而王也王之進而帝也帝之進而皇

也皆升也而非所先也乃聖人之所先則有在矣孝弟忠信以爲階梯性命神化以爲究竟日新又新不以一蕢而廢千仞之基勿忘勿助不以千年而隳旦夕之頃世苟我以道可大行則富貴也功名也固升也世不我以道與時違則布衣也蓬戶也亦升也是故初之合志焉而升二之孚焉而升三之虛邑焉而升四之順事焉而升五之貞焉而升上之不息焉而升不過論吾身之消長而奚計世情之重輕耶詩曰如日之升夫心之霧明何異於日有以蔽之則冥無

以蔽之則虛知虛邑之與冥升其大致相遼也可以
語日升之學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
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傳曰困德之辨所謂辨者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曰亨曰貞
乃此心此理本然如此也彖傳不失二字極好玩味
君子之心在世故之中而超乎世故之外通如是困
亦如是此胸中一段獨得之妙不因困而有所失非

因困而後亨也貞順受其正也胸無物累便事皆當理當爲則爲當行則行他何所計較哉有言不信正小人之所以異於大人也善處困者不惟忘之于言而且忘之於心不善處困者不忘於心故不忘于言故曰尚口乃窮非徒欲忘言也欲其忘心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致命遂志非持以與人也命乃天命吾豈得而舍之人豈得而與之須玩個致字致至也極也猶言至於命也聖人言涉世之學有曰居易俟命者有言樂天

知命者知至固至也俟天終身者亦至也總是與命爲一而已遂志直遂其志所謂无入而不自得也其實致命只是不失其所亨處困而不亨方且怨天方且尤人安往而非戚戚之塗處困而亨則視窮通得喪皆造化晝夜之序安往而不自遂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一爻妙在困字當困之時皆在困窮拂鬱之鄉而二獨與五爲應是人之所視以爲安意肆志之日

者也二有中德則處宴樂之地而常有顛沛之艱當
恒情得意之日而常有困心衡慮之苦是困于酒食
也夫思憂則无憂慮患則无患帝命之錫有加無已
是朱紱方來也然論吾人之所遇則窮通得喪皆春
夏秋冬之序而君子之處遇則不二不雜無非對越
在天之時惟常存此心在帝左右如祭祀之時精誠
流通則雖臨大難當大變若不免於摧敗之凶而盡
其在我俟其在天尚何咎之有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象曰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蒺藜非二乃三胸中之蒺藜六三乘九二之剛乃以小人揜君子者顧其質本柔才稍不足欲往而前進則妄行取困如困于石欲止而不進則滿胸俱是荊棘如據于蒺藜如此之人本心死矣何以存于天地間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舊說謂與初相應而爲二三所隔竊以爲未然

初六方困株木入幽谷何足爲九四之與而九四當困時顧欲藉之有終耶竊謂此爻只是困而能亨耳四與九五同爲上六所揜進而摧之爲而抑之豈君子直遂之時耶惟沉潛以養其晦從容以俟其幾故五曰乃徐四曰徐徐其勢然也象曰志在下者四位雖上人而心則下人不敢自以爲賢而犯于難也金車即朱紱之類古者大臣在朝往往有路車之錫然處困時則不以寵錫爲可幸而以寵錫爲可危是困于金車也自其迹而觀之則顛沛不安若可羞吝然

四五合德天下之事終以舒徐濟之故曰有與又曰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五一爻當以註疏爲是九五當困之時與天下人心間隔而不相通而以剛居剛自恃其壯是不以德意孚天下而欲以刑罰威天下故象於劓刖也夫居位而人不服則下有朽索之馭而上有履薄之危非困于赤紱乎然有中德則其一念眞誠尚有未泯者

若能弛其刑法任其德化是是非非無偏無黨則潛移之久疑慮自消矣夫民之難懷如天之難諶苟有明信則天地鬼神且爲感格而况於人乎

二以朱紱爲困五以赤紱爲困其克艱厥后克艱厥臣之旨乎夫君之與相何事不可爲恃其亨則困矣困於心則亨矣故二曰利用亨祀五亦曰利用祭祀神無常亨亨之于誠民無常親親之于誠一而已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與三陰柔牽引如葛藟之纏緜然此鼿𡰥不安之境也其惟動悔有悔困心衡慮解纏脫縛然後爲吉行乎三凶上吉以蒺蔾難剪而葛藟易伐也困而安坐于初卒無聞見之期困而鼿𡰥于終尚有征行之吉甚矣困而不學者之爲下民也

總論

夫人之情處和樂之地則欣然適處困窮之地則慼然悲惟大人君子不榮通不醜窮胸中洞然如太虛無物而視可喜可愕之遇眞如和風慶雲疾雷震雨

漠然不以動其中也三聖人之係詞固嘗之也哉文之羑里也周之居東也孔之陳蔡也彼其嘗試於困苦者良深也然文明柔順頤膚赤舃而弦歌之樂悠然於春夏秋冬之序則所以處困誠有道矣噫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然文曰亨貞周曰有說孔曰致命遂志安往非樂安往非天至於酒食之困焉而慶金車之困焉而終赤紱之困焉而說葛藟之困焉而吉則生於憂患而天且弗違矣不然幽谷之入不可出也蒺藜之據不可安也患難未加胸中已擾縱以言自

解天下其孰信之噫天下不能无困之時而常有不困之心心無所累則拂鬱亦皆樂地心有所累則通顯秖爲危機故曰困德之辨其莫辨於此矣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是個有淵源學問彖傳井養不窮四字最好玩味

凡水之無源者則其出易窮有源者則其出不窮謂之井則其源深矣故可以養德可以養身可以養一人可以養千萬人何窮之有然天下未有不先養已而能養人者文王卦詞示人以尋源之學欲人之要其成功也改邑不改井者時異勢殊而千古淵源只同一脉也无喪无得者不為聖存不為愚亡不以古豐不以今嗇也往來井井舊說多一其字便涉添足

傳曰井以辨義所謂義即此心之淵源處資之既深則左右逢源一往一來井井然有辨也剛中是天德

之剛渾然在中正是吾人學問淵源不可得而改者
未繘井羸其瓶只是爲之而不要其成耳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
无禽時舍也
人心物欲之汚其井之泥乎不能强於爲善而惟安
於舊染不惟世所共棄而且物類之不若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二與初相比是不能求上進之君子而反比下流之
小人如澗谷之水下注於鮒也夫人性本善苟有日

新之志者皆可與之二與非其人則雖有所爲亦歸於敗壞而已故曰甕敝漏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不自惻而人之行而過者惻之井不求上之我燭而人爲之求其明者以燭之此作易者所爲歎也不患人之莫已汲而患已之莫已修井之不修井之咎也修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哉不爲汲者喪而虚不爲不汲者得而盈故曰无喪无得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六四不可謂之不泉如以陰柔无泉則上六何謂之有孚元吉耶甃自修也井不甃則汚泥雜之身不修則物欲壞之井甃則泥可禦而泉可達是捍其物誘之私以養其清淨之性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冽潔也源濁則泉泥矣源清則泉潔矣既曰冽又曰寒何也凡人于世情冷不下全是一片熱心腸以焚燭于其中君子盡洗世情濯以寒泉冷然淸淵然潔

焦火不入熱中不生此之謂中正也將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安往而不爲養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六有孚字當以程傳爲常孚言其有常也君子以道濟天下爲心然心必常運澤必常流無遠近無始終而此心之精誠殊不少變然後爲至誠盡性之全功也

總論

坎者水也江淮溪澗水之流也源泉混混水之原也

極其流則注大壑而不知其津涯窮晝夜而莫知其止息遡其源則消之不濁注之不盈此川上之歎有本之稱聖人所爲咨嗟而徘徊也試觀人之一心湛然其未波澄然其不滓瑩瑩然其畢照生生乎其惡可已茲其人性之真體千古之淵源乎自夫逐流之士望洋而失狂瀾之倒齧石而奔欲竇一開泥沙乘之而涸世味一動舊染積之而污便辟之相引則敝焉而漏垂成之不力則至焉而羸於是淸者汩明者晦而爲天地間之棄人矣古之君子其閑邪以存誠

也如井之甃而恐其滑也其日新而又新也如九仞之掘必及泉而後已也其冽焉而食也吾之性不加盈也其渫焉而不食也吾之性不加損也此禹稷之事功顏子之陋巷支流異而淵源一也至於井收勿幕則與天俱生與地俱成民無疵癘物無夭扎而太和之象在宇宙間矣今之論養道大成者莫不曰唐虞成周之世吾觀詩書所記周禮所述克明愼徽關雎麟趾本如此其豫也六府三事相爲維持八政八則相爲經緯法如此其察也艱食鮮食時釐規戒幽

風無逆日進論思慮如此此其周也率俾之化遍於荒服蠻夷咸若之休暨于草木鳥獸澤如此此其溥也而孰知執中建極以澄其源無荒亦保以遏其流其所謂有孚元吉者固真性之淵泉使然哉噫上世之君與民爲生中世之君聽民之自爲生末世之君民無以自爲生豈法制異耶則本心之生生異也至於巳不生生使民無以爲生而貪泉毒泉之禍遍於天下矣吾安得井甃井渫者而見之

華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舊說以革命爲征伐而有天下却未是命即命令也有一代之興必新一代之命令如改正朔易服色損之益之與時更之未有因仍而不變者然非以已變之也天理當如是亦人心欲如是也獨言湯武何也堯舜禹相授受繼治世者其道同也湯承桀之後武王承紂之後繼亂世者其道異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虎變象其文也未占有孚言其誠也堯之煥乎

文章周之郁郁乎文此虎變之文也然豈徒文哉彼其中之精誠固有爲之本矣凡卜筮者未占之時則誠意常存既占之後則誠意巳散未占有孚極言其誠也此帝王之文所以異於後世之文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人之心不可變而時則不得不變虎變之變變在天下豹變之變變在一身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茲變也乃所以爲常也

總論

天下之變勢爲之也夫使天下常治而無偏而不舉之處聖人亦循循焉與斯世相安於無事而何樂乎其爲變也哉惟夫法久則弛俗久則偷如不鼓之軍不調之瑟因循積日將釀成極弊而莫之救是以因其變而用其權不得不與天下相更始者勢也然變革之事重矣事出於急遽則後先易舛權制於獨任則誇讟易興慮不顧後則爲烏喙之食計不便民則爲治絲之棼聖人葢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順

之亨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鞏用黃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憚其勞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乎必巳日而不求其速至於圖囘周宻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徐以觀其成焉聖人之慮始何其難而其令終何其久也葢觀商周之際然後歎曰聖人之慮深矣夫以遷國圖安而羣言搖動羣小比周而頑民未變以後世之君當嚴刑以威之而盤庚洛誥及多方多士諸書示之以祖父要之以明神懼之以要囚引之以廸簡至再至三汲

汲乎其以言柔之聖人於變更之際其不忍咈民心固若此也至於攸居既奠保釐既成聖人有改制之實而天下不知其變茲豈有發徵期會哉後世商君之革令行於棄灰妄石之革利竭於手實其始也元巳日之孚而其究也爲莫大之悔矣嗟夫謀人國者寧安靜而無功無寧輕變以速禍哉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

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象也空空說不必言爲足爲腹爲耳爲鉉聖人制器尚象左氏曰鑄鼎象形卦中有鼎象故制器以尚之也以木巽火正言其象也論其小則日用飲食固此鼎論其大則國家重器亦此鼎古之帝王莫不以鼎爲重有一代之興則鑄一代之鼎有一國之封則鑄一國之鼎傳曰主器者莫若長子誠重之也聖人烹以享上帝則調劑之功在造化大烹以養聖賢則調和之功在世道鼎之養不其重耶然是器也惟有

德者居之德重則器亦重矣德輕則器亦輕矣巽而聰明内外合德也柔而上行重柔得中應剛重中字柔則謙卑和順德之基也中而應剛則虛心下賢德之輔也有如是之德此所以天祐人歸保世滋大也吉字非衍文元吉大善也亨通也彖不言吉省文耳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之烹飪全在有實無實而烹立見其破矣初居鼎

初全未有實尤利在出否人自形生來耳濡目染不知有多少否惡積在那裏所謂舊染之污是也故宜顚趾以出之洗滌淨盡去故受新從其大體爲大人矣得妾以其子是不以小害大不以賤害貴之象妾賤而小者也以其子則小可使大賤可使貴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三一爻舊說俱因三腹五耳之分故拘泥而失之不知爻言乎變有一爻即有一爻之變如必拘定此

曰腹此曰耳則支離破碎而不可通何謂之交變耶且聖人爻詞三曰耳四曰足五曰耳曰鉉上亦曰鉉原未嘗每爻分别而今乃强此以附彼甚矣拘之爲害也大都鼎固貴有實然必以耳舉鼎方能去故納新而其實爲有用如人固要胸中學問然必以義爲尚方能因時制宜而抱負可展九三過剛不中只是一個拘方偏執的人胸無權度外乏時宜如鼎耳既更革而全不能移動得一般如此雖詩書滿腹如雉膏然亦何能用於世哉陰陽合爲兩言能明於陰陽

屈伸之義與時偕行胸中許多積畜便可出爲世用尚何行塞不食之悔耶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九四一爻當依本文不宜妄改九四不中不正而處高位如繫辭傳所云者折足失其所以行也覆公餗所謂敗乃公事也形渥王弼曰渥沾濡之貌程子曰赧汗也極是大臣以凉德取充位至天下之事敗壞而不可爲何面目立於朝廷宜其汗出沾背也朱子

以形渥爲刑剭且曰重刑按周禮剭誅謂夷三族大臣誤國不應處之極刑非之非矣象曰信如何也言其不實心任天下事也三提一義字四提一信字聖人之喚醒人若此

總論

鼎重器也所以霧承國祚而和理人民者也夫天下之器不能自主而付之於君君又不獨承之也而付之於臣玉鉉之臣冲和之德也其公孤之佐乎金鉉之臣正直之才也其風紀之司乎下而雉膏之食有

實之良出否之利皆一德一藝之長足以自見者也其分理之牧乎君不挾其亢心而冲焉於上臣不挾其忌心而各效其能於下是故庶務理而鼎祚昌也古今言鼎祚之隆者莫如成周彼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永命之符後世罕儷焉乃洪範陳謨則曰皇建有極而融其偏陂好惡之私又其沉潛高明之用是黃耳之實也君道也周官垂誥則有公孤有卿牧陳其爕理寅亮之猷熙其分職率屬之功是金玉之鉉也臣道也匪直此也即棫樸所養愷悌所化濟濟然

其可副追琢金玉之任下至冝兎之夫亦可備腹心之選而不以行塞終則其鼎祚之綦隆也不亦宜哉乃若君子之自養則有道矣出否之利不以賤妨貴所之之慎不以巳徇人義之所在不膠柱而調瑟信之所在不以虛談誤天下事必如是而後可稱鼎實也不然有實而不慎與无實同有鼎實而不用與无鼎同匪人以充位與棄鼎同噫宜覆餗者相踵於世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動也人心一念之動奮然儆省此正是天理流行境界何所不亨哉震來虩虩即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此心之中無時而非震之來也人惟常敬畏則常清明心正而身修靜正而動和即一笑一言亦皆從容而順適矣以此而措之天下則不怒而威不嚴而肅如天威之赫而遠者驚邇者懼所謂大畏民志也以

若人而主器天命所祐鬼神所依何嫌於宗廟社稷之祭主哉匕鬯祭器也可爲祭主是解不喪匕鬯之意原無脫誤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大凡陽剛之人多震動而有爲陰柔之人多因循而不振六二陰也疑於不能震發然初九成卦之主而二乘其上是有賢人在下以爲之輔者故足以竦動其心而惕然不敢自安也震來厲即震來虩虩也初

震於下二震於上交相恐懼也億喪貝又因其陰柔而戒之人之一心不可兩用利欲之念稍有未忘則天理之念旋復晦塞矣億度也反而揆之心也喪貝者盡去其功利之私躋于九陵者日躋于上達之域世未有戒愼恐懼而不廣大高明者也如此則心不役於物而理自獲於心安往而不悠然自得哉七日與七日來復同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蘇蘇震之於內也所謂恐懼也震行震之於外也

所謂修省也六三處位不當是氣質未純物累未忘正當恐懼而不敢自安者一不懼而青隨之矣蘇生也書曰后來其蘇是也若能震起其生生之心而奮迅以行之則一言一動純是天理用事其何青之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往來厲言其往來於胸中者無一息而忘戒懼也亦即震來虩虩之意无喪謂喪其本心也人之心操則存舍則亡得喪之閒係於懼與不懼耳五之危懼

若是則度之於心豈惟无喪已哉即天下國家之事舉而措之裕如矣象曰其事在中言五之事皆是中德做出來戒懼則致中致中則位天地育萬物于聖相傳不過如此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六曰婚媾有言何也婚媾其所親昵之人也未事而戒備則見以為迂無患而咨嗟則見以為過然君

予何恤於人言哉

總論

震之義有二有震於心者有震於事者夷狄患難之變在事而不在心戰競惕厲之實在心而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古之聖人當海宇之寧謐而常有蕭墻之慮當重譯之交至而常有烽火之虞蜡通時和而常懐疵癘之憂休徵交至而常懼妖孽之禍故禍亂不生釁孽不作即有意外之變固可從容以杜之矣後世防之不密而隨時葺補邊塵有

聳而後議兵水旱薦臻而後議財縱支吾一時已不勝其倉皇之擾況其慮之不周而釁孳之不可終杜耶嗟夫彼其慮之賖也猶愈於拱手以俟其敝也哉是故虩虩於震來致戒於震鄰喪貝而自得在中而無事備之早也能圖安者也蘇蘇震行猶可旡眚備之後也能救敝者也至於事勢愈極而宴然不戒則亦終於未光而已終於震遂泥而已邵子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坤復之交其吾人震動之時乎是故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君子虩虩之震也仰

不媿天俯不怍人君子啞啞之樂也此之謂震而亨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大學言知止書言安止詩言敬止只一個艮其背人之身皆可見而背則不見矣耳目口鼻皆有欲而背則無欲矣不見可欲止之至也經曰人之五臟皆係

於背是背又乃身心總會處體雖不動而實衆動之所係非離動以爲靜者也夫動靜豈可分哉行乎其所當行便是止乎其所當止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何事非行何事非止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何時非行何時非止不獲其身內不見已也不見其人外不見人也人之患在知有身夫身非離人以爲身也知有我便知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爲人也不能忘物便不能忘我矣一點胸中全是物我二字紛擾何以爲止惟艮其背則時有動靜

心無動靜獲其所當獲即肝膽耳目皆非吾有獲而若無獲也見其所眞見即人情世態了不相關見而若無見也何謂光明人心憧憧擾擾則有物累之隔此心空空洞洞更無一毫障隔試觀太虛之中一毫不染是何等光明有艮之時有艮之所時無定而所有定無定之中自有一定者存也爻有上下陰陽相合謂之正應陰陽不相合謂之敵應今艮之卦上自爲上下自爲下此便見天地間事事物物各有定位不容遷就不容比同此所以必止其所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不拯其隨非指九三言腓之與股皆不能自動隨足而動者也咸之三曰執其隨而夫子解之曰志在隨人此正隨之意也君子艮止之學原是以我御物不以我隨物九二艮腓則行不自行而隨物以行止不自止而隨物以止以外役內而不能自拯其隨人之失此心終日役役安能以快然耶象曰未退聽言未能退而聽命於心也天君爲主則百體從令矣

總論

易之咸言感也艮言止也咸非徇物止非坐定要之於理而已感之以理則常感也而常定焉止之以理則常寂也而常通焉故咸曰以虛受人艮曰時行則行此動靜合一之妙也无得於理而徒以有心與之故以逐物之心爲感斯有客感之紛以絶物之心爲止斯有坐忘之馳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也去聖賢遠矣合六爻觀之咸拇動也咸腓動也咸股動也咸輔動也何也爲其徇欲也艮趾靜也艮腓靜也艮輔

靜也艮身靜也敦艮靜也何也爲其徇理也至若咸其拇者以定寂爲高艮其限者以局曲爲守知靜而不知動知常而不知變較其守若異逐逐徇物之流而心之有累其去妄動無幾矣噫知咸之未始不爲艮則日酧酢日泛應如天地之感而未嘗勞知艮之未始不爲咸則日忘我日忘物如太虚之澄而未嘗廢非違於動靜有無之間者其孰識之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徃有功也進以正

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惟艮故漸益無欲而靜故進必以正彼馳於紛華盛麗
未有不競於富貴功名也學問不以漸則凌躐之弊
生事功不以漸則馳騖之心熾故遠邇卑高不可踰
也本末始終不可紊也循序而俟時斯其進也善矣
女歸吉者吾人始進之初似個處女一般誠如女之
歸男以禮義廉耻自閑乃漸進之吉道也利貞者內
之正已外之正人要之始終不變而已進得位四句
極言貞之利也吾人學問雖遠邇卑高以漸而進然

未有不要其極而已者故必進而得位位非爵位之謂也乃天下之正位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自有一段至精至當爲吾所居之位而不容僭差者進而得位則止於其所當止德日起而大有功也然是正也豈徒一身之利而已哉其身正不令而行即以正家正國正天下亦無所不利矣其位四句舉卦體卦德之善以見利貞之所由取也卦體九五剛而得中剛乃天德中乃天德之純皆貞也大君之得位而有功也卦德止而巽止則止於至善巽則稱物而隱皆貞

也君子之得位而有功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世人以宮室爲居君子以賢德爲居惟賢惟德可以善俗夫人而欲爲善俗計也漸進于賢德之居而已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夫人必小子有造而後成人有德此所謂漸也初六是小學時候如鴻之方在水涯當此蒙養之時而競兢然危厲則雖因言求道未能進於忘言之域而亦

可以无咎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一爻舊說皆就大臣說亦是然君子一身隨寓而安廣居在我何處而非于磐不必皆居尊位也飽乎仁義則日用飲食何處而非衎衎不必皆享厚祿也觀詩言不素餐乃在伐檀之野人而孟子所云孝弟忠信者亦在無位之君子則其所謂衎衎者固有在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程傳云平高曰陸乃山之原也詩曰鴻飛遵陸何謂陸非鴻之所安乎鴻之進以漸二曰于磐則高於于三曰于陸則高於磐只是上進之象耳但九三過剛而无應過剛則躁進而易敗无應則自用而易窮外焉不能舒徐以俟其進而自窒其攸往之機如夫之征而不復也内焉不能涵泳以順其天而自戕其生

生之理如婦孕之不育也離羣醜言其好高自用違衆獨行耳利禦寇程子所謂守正以閑邪是也人之一心種種情識種種利欲皆謂之寇禦寇者克去己私遏絶外誘非極剛者不能也順相保極言其利人而无私則順於義理可以保身亦可以保民无往而不宜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鴻漸于木則愈進而高矣六四陰柔而居巽體則所

處愈高而自視愈下優游而不驟沉潛而不乖深造自得而居之安矣故爲或得其桷之象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于陵則愈高矣卦詞曰女歸故三與五皆以婦爲象葢謂之曰漸宜於順不宜於驟如女之以順爲正也三五皆以剛居剛則勇往之氣有餘而和順之意不足非陰陽相濟之道故三象於孕而不育五象於三歲不孕也然五得中則方寸中天理用事以巳勝物

而物終不能以勝已矣

總論

君子之於天下莫重乎其進也夫時有

然當其未來智者不及圖敏者不及乘巧者不及奮而一旦既至可以安意而享之何若千仞之登非一蹴之巧也五谷之熟非一瞬之力也道德仁義非捷徑之得也蓋言漸也苟凌躐之念一起於中而功利之私又乘於外厭庸行而妄希神化之知薄下學而遽起登天之想甚則競進於功名熱中於勢利如女

德不貞而大開漸盡矣君子之持身也廣大高明以爲究竟而其循序也子臣弟友以爲入門造端於始學則小子之厲不以爲勞殫精於克巳則禦寇之勇不以爲艱于木之棲可巽也不可强也得願之勝可力也不可驟也至於漸積之極則躋於丘陵而人不稱盈焉安於磐石而人不稱泰焉入於遠路超於塵世而人不稱離羣焉身在倫物之間而心在太虛之表跡在王公卿相之貴而意在九霄九淵之間茲其漸也固所以爲升耶噫士君子欲居賢德以善俗寧

爲遲鈍无寧爲頓悟寧爲恬退无寧爲儇巧斯不亦善始善終哉

歸妹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帝乙歸妹嘗以泰卦六五之義推之不如其娣之袂良者不自以爲賢而以天下之人爲賢也月幾望者天下之明莫非大君之明也

總論

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有貴與賤其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若此矣上世之君虛已求賢故卑宮惡食建鞀置鼓而不以爲勞也康功田功充宅由繹而不以爲屈也此尚德不尚餙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之與臣往往相求而不相值故有若女无實士无血者既有其君而恨於無其臣有跛能履眇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於無其君是故簿書米鹽之賤往往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巖海

濱之墟往往爲高士之托迹而求賢之疏公車之詔往往爲賈名干進之資而天下常患無才矣雖然亦顧士之自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非人貴之也士自貴也秦之士也賤非人賤之也士自賤也然則爲君者固不可無虛中之誠而爲士者其可無愆期之待哉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明以動重明字明者心之精明也不明而動其動也妄明以動動罔不臧矣詩云假哉皇考註云假大也當盛大之時王者往往有好大之心故以尚大解之宜照天下正與明字相應在心原不在事爲人心一事不照則禍起於幾微一息不照則釁生於頃刻古之聖人憲天聰明察民疾苦惟其有此照心耳君子不能使造化无日昃月盈之時而常存其日中常照之心則盈虛消息之權不爲造化用而爲吾用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折獄致刑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偽微曖難以盡知法之出入輕重難以曲當必折衷於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悉畢照然後致之於刑則天下無冤民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三四俱是照心不足人身只一個天理常惺惺法則天理霧瑩不然則人欲障蔽豐蔀乘之矣二之失在於陰柔三之失在於不中而且與柔暗爲應四之失在於不中不正二之往得疑疾也自疑自疾也不明而動而欲其不疑且疾不可得也三之折其右肱也自折也不明而動而欲其可以有行不可得也无咎與節卦三爻同猶言无所歸咎耳然昭昭之心人所

固有豈終無可明之日哉二能有孚以自發其志是誠而明也四遇其夷主因人以輔其明也又何豐蔀之足憂耶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屋蔀家是志意高大侈然自以爲有餘也无人不覿者失其本心有人而若无人有見而若无見也凡高大之人輕躁飛揚無所安頓如翔於天末而不見底止也曰自藏可見照天下之心人所自有只人自

蔽耳

總論

人之一心渾然天理如太虛之中空空洞洞即萬感當前而一眞常照也但照心易息而忘心易生智慧情識障之於內紛華盛麗障之於外於是聞見日增意智日揚而豐蔀日甚矣夫明非自外至也從中出也中無所累則清明生於夜氣雖幽而亦明也中有所累則斗沫蔽於日中雖明而亦幽也微矣哉幽明之幾乎古之聖賢獨見獨聞不以尸居而靡惺惺明

目達聰不以大庭而遺炯炯故曰有孚曰發志一念之明固明也曰來章曰夷主曰配主天下之明亦明也至於繼明照於四方而豐亨之治如日中天矣同有是明德者愼毋自藏而終於弗覿哉

旅小亨旅貞吉

小亨非不可大亨也羇旅之中多纖悉細微之事得其道則纖悉細微各當其可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即次非居處之謂也得其所以安身之道也懷資非財用之謂也得其所以資身之策也得童僕貞非相信不欺之謂也其身正而左右之人無不正也人之一身素位而行即在逆旅閒而自有一段正大道理得其道則安失其道則不安得其道則可以資身失其道則無以資身得其道則人從之而正失其道則人背之而去矣觀即次之與焚次也得童僕之與喪童僕也豈不相遼哉以旅為商旅非是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

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于處只是苟且目前之安終非素位而行景象得其資斧當以巽卦上爻之義推之謂得其所以斷也君子資身之策全是不剛不柔如一於斷則終有處置失宜而不自安者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三與上相應而其體皆剛三曰焚次上曰焚巢全是一點剛心烈氣不能消磨我以意氣凌人人亦以意

氣加我其何能安之有先笑者意氣之飄揚也後號咷者失其安身之地也鳥以巢爲安身人以知止爲安身不能止以麗明何怪其焚巢而號咷哉離曰畜牝牛吉順道也過剛不順不知畜牝牛者也人之一生惟客氣害事故曰喪牛于易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難磨則知涉世之道矣終莫之聞自恃其剛而反失吾心之真聞也

總論

古者丈夫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童觀窺觀且以

小人女貞視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逆旅之日常多以孔之聖焉而轍環以顏閔之賢焉而從遊以孟之賢焉而歷聘何之而非旅耶極而言之百年須臾吾生亦旅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旅也然所以處旅者固有道矣易過之光陰如浮雲飄忽吾不得而留之也有限之精神正是安身立命境界吾不得而分之也孔子言恭敬忠而雖之夷狄不可棄中庸言素位而行乎患難行乎夷狄茲其爲處旅之善道哉自素位之學或闕而剛柔之稟各殊一於柔

者方以旦夕之寓爲百年不逝之光景而徘徊瞻戀瑣瑣不休一於剛者方且以英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次而不安得資斧而不快焚巢而終於號咷也非善處旅者也傳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二順乎剛五麗乎明豈直行旅而已即終身可矣

巽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之頻巽非勉爲之而失也則習爲之而過也夫

巽豈可頻哉巽而頻焉則卑屈之意有餘而振作之氣不足其志亦窮焉而無所復之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解曰田獲三狐去小人也巽曰田獲三品親君子也三損三益之辨其嚴哉

總論

巽者入也人心即理豈有所扞格而不相入但口耳之學猶於其外而不能深入於其中沉潛之學入於其中而不徒粉飾於其外故未有不入而能說者也

然所謂入者豈徒藉口於迂徐漸次之功以濟其因循悠緩之習已耶志不銳則不入是故武人之貞不可弛也功無資則不入是故三品之獲不可後也逆耳之言壅於上聞則不入是故史巫紛若不以爲瀆也維新之政憚於更張則不入是故先庚後庚不以爲煩也而其要則巽乎中正盡之矣傳曰巽以行權巽之有中也猶權之有衡也權而無衡則斤石易位矣巽而非中則先後逆施矣彼志之疑者以進退而托之舒徐志之窮者以頻巽而托之卑謹喪其資斧

者以牀下之巽而托之謙恭則中正之學不講故也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中而柔外俱是說之正處君子中之所存有毅然自守而不可犯乃其與天下相交接又怡然和悅而有可親剛而出之以柔則其剛非絕物柔而主之以剛則其柔非徇物必如是而後謂之貞也必如是而

後能亨也

又曰

剛中而柔外當以泰卦內陽外陰之義推之兌主於說說者情也然天下有剛明之君子其說也爲道義之說有陰柔之小人其說也爲私情之說出於道義者正也出於私情者非正也此卦剛中柔外是其一心之中邪正分明所主者天理而孚兌之君子常用事於中所去者人欲而來兌引兌之小人常屏迹於外驩然道義之諧而不苟焉私情之係此之謂利貞

世二說俱存之以備參考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人之羣居以相悅者莫如朋友然講習之功疎則比昵之弊滋說之不以正矣講習非聞見也求其理之所在而相與習其事也講習則有直諒多聞之益而無便辟善柔之邪斯其說之利貞乎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一爻當玩象傳位正當字陽剛中正之君豈有惑志於小人哉解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孚

化也能使小人信而服之也聖人在上庚頑讒說欲其並生故不徒君子進小人退且能化小人而爲君子也有厲者帝王兢兢之心不以德化既行而忘戒懼也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兌之卦惟三上爲陰三曰來兌來就於上也屈已以狗人也上曰引兌引乎三也求人以狗已也此小人互相比周而悦不以正者也若謂之來就二陽引上二陽却未是小人以同類爲朋惡肯來就君子而必

欲引之爲悅哉

總論

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夫和同之異說之邪正所由分也上古之世君臣之間驩然莫逆理之所是則更相都俞而不以爲說理之所非則更相獻替而不以爲睽如鹽梅之相和如水火之相成如宮商之互濟此說而正也君子之風也後世上日驕而下日諂甘詞以相喣也厚貌以相逢也君見其意則先事以迎其機君見其欲則多方以求其中此說

而不正也小人之尤也顧邪佞之說易以惑人如鄭衛桑間之音易入於耳雅化靡曼之色易說於觀故不特庸暗者惑之即號稱聰明者往往爲所移而不自覺也聖人於是爲之嚴其防焉是故和兊者爲君子來兊者爲小人孚兊者爲君子引兊者爲小人從君子則有喜從小人則未光即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有厲之戒不少徐徐焉邪正之辨亦嚴矣哉吁以堯舜之聖禹益皐夔将幾交儆何有於讒說而猶侯明撻記恐其震驚朕師也以成周之世公卿分職欽

厥攸司何有於憸人而猶曰勿以憸人其惟吉士也以孔子之聖三代之法俱以備舉何有於佞人而猶嚴以遠之懼其殆也斯見聖人之心乎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剛來而不窮就下體取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就上體取下體坎也惟二爻爲剛是精明之臣奔走於外也而且與五相應則分猷胥慼欲與其君共濟天下之

渙者故曰剛來而不窮上體巽也惟四爻以柔居柔爲得其位是忠順之臣靖共於内也而且與五相比則一德一心直以濟渙之事爲已事者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内外得人何渙之不亨耶王乃在中非在廟中也王者之心渾然在中則不薦之孚無言之奏直有出于儀文之外者宜其精神之與祖考相爲感格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渙之初人心離散未有所歸如泄泄然悠緩因循而

不知拯𢱔救溺天下其何頼焉馬壯言其急也象曰涉川初曰用拯大川之風波則宜乘木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其爲濟險之具一而已象曰順也正是爻詞之意君子雖急於有功然未有不順機而動也

九二渙奔其杋悔亡象曰渙奔其杋得願也

奔字有奔走不遑之意天下皆危吾不得獨安也杋與几同凡玉几彫几彤几皆謂之杋乃手之所藉也吾之身爲天下所憑藉而剛柔不偏之德尤爲吾身所憑藉吾之身安而天下與之俱安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汗其大號便是渙王居葢王居非居積之謂也時人以居積爲居而王者以道德爲居是居也人人之所固有者也然人皆有之而未必皆能居之也王者渙汗其大號民未遷善喻之遷善民未去惡喻之去惡是散王者之居與天下共居之也象不曰渙而第曰王居无咎見王者所居只是正位王心正而欲天下皆歸於正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之渙其血即三之渙其躬也人身之最害者莫如血氣血氣一動則有我用事情欲動於内形骸隔於外而天下利害漠不相關矣故必渙其血氣而使之去俾吾身之害逖然遠出也吾身之害既遠而何天下之害之不遠耶逖字不宜作惕只用原文爲當

總論

天下猶一家然一家之中尊卑易心内外異嚮閨帷以内本支以上邈然其不相屬也匹夫且不能有其

家而況天下天下大矣負山襟海地各異政含髮含齒人各有心而安能使之無渙故勢隔九關則興利除害之情壅事分爾我則引手濡足之誼疎大臣養交則背公死黨之俗熾小臣營私則分猷胥感之念微天下之事淪胥於淵而不可收拾矣聖人之視天下皆其父子兄弟也視天下之渙如其家人之將隕于深淵也是故大號則渙羣則渙躬則渙馬壯奔机則渙爲君者忘其養尊處優之貴而日降其德意以煦待澤之民爲臣者以開誠布公之心而忘身忘我

以計朝廷之安由是以假廟則稱孝以涉川則稱仁齊治均平所以聯屬而爲一也然其要則修身先之矣人之一身惟血氣最爲害事時而焦火時而凝冰胥戕胥虐爲伐性之斧潰裂四出爲不制之師身心性情皆非吾身而何有於天下故於卦終而爲之渙血於渙血而歸之遠害葢必如是而後精神意氣可以相聯關節脉理可以相通噫茲渙也固所以爲聚與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剛柔分而剛得中一身之節也節以制度天下之節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剛以節柔柔以節剛而二五之剛各得其中只是一個中字此便是懲忿窒慾發皆中節要不失其未發之中而已節以制度者以禮節天下也禮以明分則越志有禁禮以章軌則制用有經此聖人之大禮與天地同其節也象傳制數度即節以制度議德

行即剛柔分制法以禮議禮以身二者自相因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戶庭門庭不宜分戶外門內子曰誰能出不由戶易
曰出門同人无以異也葢謂之節如門戶限人一般
然自有個中道戶有出入時有通塞時通則行闢戶
之乾也時止則止闔戶之坤也時乎時乎其道義之
門乎初居卦初正當闔戶之時閉其兌塞其門知時
者也二以剛居中正當闢戶之時知入而不知出知

退而不知進失時者也極中也失時極猶言失其時之中云耳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者不可以繩天下而可以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顧其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覈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其何望之有然人若其苦而我自甘其苦戔戔之啇可以共

德𠕋𠕋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無甘節安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無苦節之心

總論

維世者節也善節者中也夫情欲之溺人也甚於潰川而節制之難犯也固於隄防刓淳朴日漓儀章日侈巧者思逞誇者思奮力有餘者紛挐力不足者效尤非嚴爲之節將安所底止也是故先王詳爲之法黼黻文章足以辨貴賤已矣不求其觀琴瑟笙歌足

以合歡定和已矣不求其靡宮室臺榭足以辨輕重
已矣不求其麗約之一身而式之天下其所以防雕
世之弊者不甚嚴哉是以君有甘節之吉臣有安節
之亨品式明而法紀一雖有僭擬無涯之心亦惕然
而不敢逞此上下所以相安也後世法令稍弛其德
不修於是有鏤簋朱紘者有山節藻稅者此不節之
嗟也君子以爲泰矣間有崇朴之士厭其華而思有
以矯之至於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揜豆而甚則有高
卧丘園遠跡侯門者此苦節之窮也失時之極也君

子以爲固矣雖然與其苦節之窮也不尤愈于不節之嗟哉吾觀漢文帝惜費露臺至於粟紅貫朽而繼之者一侈心焉遂至於封禪土木蕭然煩費宋之仁宗恐饑中夜四十年如一日而嗣之者恬不知節至窮花石之綱以釀靖康之禍有國家者若此而況其下乎故曰與其不孫也寧固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

貞乃應乎天也

萬物之性其天俱不容僞海客忘機而鷗鳥相忘其天同也中孚則與造物者游而物物相忘於無競之天矣何豚魚之不可感虛舟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故舟惟其虛也則可游於水人惟其虛也則可游於世宋人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涉世之道盡於此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爻只就居卦之初上說道理象所謂志未變可玩

也象曰中孚利貞貞則當信不貞則不當信貞則應乎天不貞則雜於人凡人之失於後者由其不度於初也初當中孚之初則精誠之意未漓僞妄之念未興誠能度其理之當信度其事之可信則應天而吉矣有他志不定也志定則一不定則二三乘之吾之心且憧憧擾擾而不能安何吉之足云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一爻繫辭明矣鳴鶴在陰誠之感也其子和之

誠之通也好爵天爵也人人同有是天感者感之以天而已應者應之以天而已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得敵猶言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六三陰柔不中正非能孚者人而孚則千里之外孰非吾與人而不孚則一室之近孰非吾敵至於敵之者多則吾之身不能以自安而吾之性情不能以自主作止哀樂皆失常度誠所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之孚不專九二程子謂人君之道當以誠感通天下是也攣如極言其孚之固結而不可解也至誠無息融洽於中淪肌浹髓薰蒸於外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上九非知信而不知變也乃是信不由衷而執其一事之小信嘵嘵然自鳴於人虛聲外飾中實內喪天下其孰信之哉曰何可長見誠於中者之可久而飾

於外者之不可繼也

總論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夫天人之際微哉吾觀一元之運渾兮其無物湛兮其未波以紀陰陽而其度不忒以行四時而其序不爽此天而天者也人得天以生機心未萌智故未設目信心而視耳信心而聽口信心而言身信心而動同焉皆生而不以約束誘焉皆得而不以漆膠此上世之盛也人而天者也夫人而純乎天則虞之於始而莫之變孿之

於終而莫之解時乎一鳴一和而非以爲同時乎絕類而上而非以爲異惟其天而已至於輓世機心構於胸中而純白不備矣智滑性巧蕩心而忠信薄矣聽其言則津津然觀其行則鑿鑿然察其中則沈沈然澆澆然甚至同聚而相傾屢盟而遽寒即要于明神猶不能相約束也此人而漓乎天者也嗟夫純乎天者蠻貊可行而波浪不驚草木可貢而四霧可畜況於人乎漓乎天者鼓罷泣歌非所以爲定翰音登天非所以爲長甚則一身之耳目手足且不相信況

於物乎天人之辨微矣哉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陽大陰小陽過陰為大過是當重任成大功過人之才也陰過陽為小過是矜細行勤小物過人之守也

卦辭只是發出小過之意象傳提一時字最妙事有大小惟其時之可而已處事有上下惟其時之宜而已時當大事則以大事爲貞是可上而上也宜也時當小事則以小事爲貞是可下而下也宜也時當小事而欲爲大事是不能下人而强欲上人也非宜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即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譬原無二層意象傳飛鳥之象不必添内實外虛字言是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固人道之宜也而觀之於物有飛鳥之象焉鳥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

上鳥不宜逆人而可以逆乎鳥宜於順人而可以不順乎逆即逆時順即順時正與時行相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旡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一爻只是可小事不可大事之意陰陽之分在家庭則陽爲祖陰爲妣在朝廷則陽爲君陰爲臣家庭小事可得而過者即幹蠱克家亦陰道之宜也故曰過其祖遇其妣朝廷大事一毫不可過者必處後處下乃臣道之宜也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不及其

君固非過也過祖遇妣過而非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亦就小過上說道理人情難於檢束而小德易於出入故行過乎恭防其傲也喪過乎哀防其忘也行過乎儉防其靡也苟不大爲之隄防則長傲忘親驕奢淫佚必至於傷生滅性而後已矣何凶如之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一爻亦是不可大事之意四處位不當是其力

量不足以擔當天下事故不敢過於有爲而惟爲其所得爲也遇如遇妣遇臣之遇弗過則遇時之宜也弗遇則過非時之宜也如欲往而爲大事則不度德不量力而危厲及之矣然不當之位終非吾人之所宜居天下大事終非吾人所當退托此豈可以永貞哉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曰小畜曰小過皆是細行上用功其歛之也必密其發之必不輕故取象於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初上

有飛鳥象在穴則不飛矣公弋取彼在穴取其不飛者也已上即過人之意

總論

夫道無大小而時有大小大過之君子宜於主張世道故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小過之君子宜於克勤細行故曰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其時之所爲乎聖人與時偕行小大合一唐虞之世地平天成大者過也而茅茨土階則小過矣伊尹相湯伐夏救民大者過也而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則小過矣孔子

斟酌四代之禮樂大者過也而恂恂而申申則小過矣知一貫之爲丘山也涓涓之爲巨浸也尚何大小之分耶賢智而下或規規於片言硜硜於細行雖天下大事有所畏焉而不敢爲然聖人猶以爲士之次也曰此猶愈於飛鳥之凶云耳噫玩小過之辭者亦不得已而思其次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是制作禮樂粉飾太平時候斯時也庶務畢舉纖悉具備不惟大者亨而小者亦無不亨也利貞者所以善保其亨也剛得其正則不紛更以釀禍柔得其正則不因循以滋弊念念此正時時此正所當守而勿失也初吉終亂全是人事中則常精常一而何有於止止則盤樂怠敖而何有於中人事有得失而世道之治亂隨之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高宗伐鬼方當以未濟震用伐鬼方之例推之易之書陽大陰小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故鬼方者吾心之小人而小人者中國之鬼方也九三以剛居剛是以正勝邪以公滅私如高宗之伐鬼方也三年克者言其用力之久而後勝也小人勿用者天下之易以惑人莫如小人遠之不嚴則吾心之私爲其所潛引而不自知矣如之何其可用乎象曰憊也言勝私之難以見其不可不克也用師而至於久則老師費財矣克己而至於久則疲精竭神矣

苟非至健以致其决安在其其必勝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字不必作濡字繻繒采也一曰帛邊漢書終軍棄
繻謂以帛邊爲符信也袽絮組也盧氏曰繻者布帛
端末之識也袽者殘弊帛可拂拭器物也虞翻曰袽
敗衣也諸說不一但以理推之則繻爲繒采袽爲敗
衣於理較順六四當坎之初是初吉之時已過而終
亂之期將及猶繻之爲衣而將敗也及是時而惕然
以思凛然以圖庶可以保其治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以剛居中而比之紂非其倫矣大抵此爻只就文質上說而以祭祀爲譬既濟之時儀文易侈忠信易衰不知苟有明信則潢汙行潦之水可羞鬼神安用繁文爲邪東鄰殺牛文勝而實衰西鄰禴祭誠有餘而文不足然神之福之則在誠而不在物也觀事神而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可知矣象傳時字即合宜之謂

總論

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勉以利貞危以終亂聖人獨有深憂何哉良以未治易治也既治難保也吾觀席全盛之勢者多支吾於目前之策際恬熙之會者多苟且於一時之安此經營禍亂不足以爲憂而養安無事深足以爲畏也聖人知其然故不幸其在天而欲繼之以人濡尾曳輪謹其始也衣袽日戒慮其終也喪茀勿逐堅其守也禴祭受福昭其信也皆君臣兢兢以保既濟之盛者也不然濡尾不戒至於濡首

終止之亂人自爲之於天何尤哉嗟夫滑夏之禍不
在鬼方而在欲竇深淵之殞不在濡首而在迷心于
逸于樂動色於虞廷玩人玩物陳規於周后聖帝明
王之時其慮深矣故曰防乎其防是謂易之大綱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
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既濟之吉而曰柔得中未濟之亨亦曰柔得中天下
之治未有不以中而成者也既濟曰終止則亂未濟

曰无攸利不續終也天下之治未有不以鮮終而敗者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不徒曰辨物而曰愼辨者陰陽消長之機其辨之宜詳以審也愼辨其爲陽物而不淆於陰則陽居乎陽之方愼辨其爲陰物而不淆於陽則陰居乎陰之方在造化則天地定位而成其爲造化在世道則內君子外小人而成其爲世道此所以不終於未濟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者極至之地大學所謂無所不用其極是也高明之人則知當然之極而能續其終柔暗之人則不知當然之極而歸於鮮終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吾人之心一念不正便是鬼方震者惕厲之意三年者克治之久所以能去其不正而歸於正也象曰志行可見學莫先於立志而所行其志者則在於用功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二五皆中也二以剛居中而應乎柔故爲臣道之正五以柔居中而應乎剛故爲君道之正二坎之主也故自止而不輕進无成之誼也五離之主也故充實而有光輝文明之象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既濟之終而曰濡其首厲防偷安也未濟之終而曰

濡其首有孚失是戒逸欲也聖人之貴敬謹也如此

總論

上經終坎離以其爲天地之用也下經終既濟未濟以其爲坎離之交也然謂之既濟如花之既開生意將盡謂之未濟如花之未開生意尚含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其生生不窮之機乎夫欲生生不窮舍水火無繇矣水生於天而成於地火生於地而成於天以水之潤濟火之燥則非以火濟火以火之裂濟水之寒則非以水濟水一陰一陽互爲其根此天地人

身所以生生而不窮也然水火非外物也吾心之中其津津然下潤者皆屬之坎其炯炯然上照者皆屬之離坎之潤也五官百體無處而不融洽離之燭也四肢萬化隨處而有光輝故其明也爲知極爲知節其誠也爲貞吉爲行正其誠而明也爲有孚君子之光萬古此坎離萬古此生生其何窮之有故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又曰君子以愼辨物居方應則交相資而未嘗无辨辨則不相射而未嘗无應生生之易盡於此矣